

T2511/1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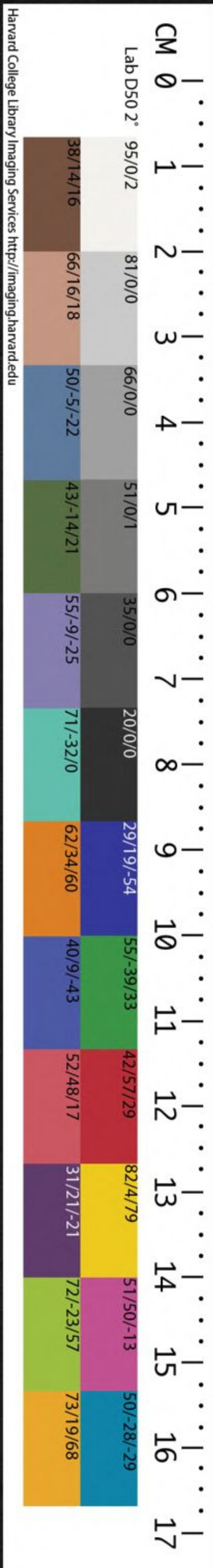
2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

DEC - 2 1954

史記六十一乃至六十六



夫身者... 仁人... 君子... 小人... 夫身者... 仁人... 君子... 小人... 夫身者... 仁人... 君子... 小人...

史記六十一... 大學者... 中庸者... 論語者... 孟子者... 荀子者... 韓非子者... 呂氏春秋者... 淮南子者... 揚子者... 莊子者... 韓非子者... 呂氏春秋者... 淮南子者... 揚子者... 莊子者...

夫身者... 仁人... 君子... 小人... 夫身者... 仁人... 君子... 小人... 夫身者... 仁人... 君子... 小人...



村之首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

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當本老子韓非傳在第三

六藝之書射御禮樂數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

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當本老子韓非傳在第三

六藝之書射御禮樂數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

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當本老子韓非傳在第三

六藝之書射御禮樂數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

史記六十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

子刪二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辭稱孔子

刪之書之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

八篇為中候今有缺亡者也然虞夏之文可知

典籍大典禹謨備言虞夏禪讓

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與

器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受

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不受而逃事具在周書王篇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家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

聞由光義至高

子堯讓天下於許由

其文稱余而加大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

詩矣余以所

載籍三

小江文庫

載籍三

說文曰籍簿

書也張博東

京賦云識前

世載云

羅曰載

即謂書籍

之載也

光者不

少

不

許由

不

許由

不

許由

不

許由

不

許由

論語述而第七

子貢入曰伯夷其  
何人也子曰古之  
人也曰怨乎曰未  
得仁又何怨乎云  
可夫云云

孤竹君之二子也注  
正義本前注丙寅  
作殷湯正月三日  
丙寅括地志云孤  
竹城在盧龍縣南  
十二里殷時諸侯  
孤竹國也

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既  
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概見也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  
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入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索隱曰劉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母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索隱曰首陽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薇薇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也○索隱曰紂者姓也死也言已今日遂餓死於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跖與回同並音之石

肝人之肉○索隱曰肝云云暴戾恣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索隱曰盜跖家在山東大陽臨河

皇覽曰盜跖家在山東大陽臨河

盜跖家在山東大陽臨河

西伯昌之妻  
夷齊之妻  
胎氏

云云云云

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直非。是遵何德哉？  
也。○索隱曰：言盜匪無道，橫行天下，竟此其尤大彰。若較著者也。○  
以壽終，是其人尊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若較著者也。○  
○索隱曰：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匪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者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  
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相楚，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義特然後出言。○  
○索隱曰：論語云：行不由徑。○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數發，贊或  
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數發，贊或  
此平曰：平余甚感焉。傳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感  
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文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斷遺  
或窮通數會不由行善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  
之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索隱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索隱曰：所好者，古人之道。○索隱曰：所好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  
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  
在濁世，然後知君。○索隱曰：君子曰：國家昏  
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  
亂，有忠臣是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由通賦云。

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

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

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

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右有案據，先後不詳。莊

子云：伯夷、卞齊，西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

遭治世不避其任，至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周周德

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

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涼縣首

陽山，在岐陽西北。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

明即夷齊餓死處。○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薇，蕨也。

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正義曰：及餓且死。

○正義曰：及餓且死。

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之矣終沒矣

今逢此君臣爭棄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

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

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觀夷齊作詩而餓死是怨時耶非怨時耶兄弟相讓隱於深山豈合於世務非怨耶乃于世主作詩而餓死疑甚也

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夷齊之行是善人耶善人之道常與善人則有交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繫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積仁繫行如此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

屢食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也然顏

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正義曰太史公歎天之報施顏淵非也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跖

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

古號之善之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者生肝非為盜蹠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

肝而暴虐恣睢索隱曰暴虐謂兇暴而惡然也鄒誕生脯之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

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有睢惡之貌正義曰睢仰

白日怒兒言跖兇暴惡

戾恣性而怒白日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正義曰索隱曰言跖元

音同按灑水名因為鄉今之灑津閿是亦為縣正義

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

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

平陵縣今盜跖冢未詳也

是導何德哉索隱曰言跖元道橫行天下竟

肝人由師管氏說曰劉氏以為肝羊肝也今如此文者訓肝為膾也言取人之肉

為生膾也此肝訓為膾也不用肝肺義也然則依劉氏之意宜漢人之肉也馬貞

以為肝者肝是肝肺義言盜跖取人之肝肺為膾以舖也然則此云肝膾也宜

諫肝人由也即是文通也今案劉氏但云生肝也訓肝為膾其由不明也又考

書傳未有訓肝為膾者也然則管氏說無所據也案劉氏意以為肝膾者

是膾取善者也言盜跖取人之肉以作膾猶如肝膾也是以人之肉為膾善

者也馬貞說管氏義是也但依馬貞說由字義未明也猶云肝膾人之身也

然則劉馬並用肝肺義也雖然其意少異耳今即為義通管氏為文通又復可

存但其由未詳也又或說曰劉氏意以言盜跖食人之肉力為己肝也猶云食人之

肉為己身也此說文無所用也今又不從也為義迫於事為便也

以壽終是其人導此其尤大朝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

行何德而致此哉來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若至近世操行

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者也索隱曰謂若楚靈魯桓富

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晉猷齊襄之比皆是富

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滄洲之瀕是也正義曰時然後出言論語夫

謂北郭駘鮑佳等是也謂北郭駘鮑佳等是也時然後出言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索隱曰倍臺非公不發憤而遇禍矣者正不



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吏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或遇禍災者不勝可

數謂龍逢比干

余甚惑焉又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索隱曰木

史云惑於不軌而逸也云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

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聰暫遠或窮通數舍不

而行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由昧

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

敢的言是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

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意也言天道

故曰富貴如

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若從其志意也

可未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備德以得之若於道

可未而得之雖執鞭

如不可求送命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

道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

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

亦不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

苟容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年代混濁則士之清

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存此

言張本也

正義曰言天下混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

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也師說馬以有輕重自依伯夷之身方言也伯夷議讓之德重其若彼操微  
一輕其如此也此輕重自在伯夷之身也一說以有是自相別也言操行不軌者富厚而見重於  
世若彼也云正發憤去身輕於世如此也此輕重不軌云正相別方言也豈有又通也然於又  
碎也或說輕重義通

君子疾沒世注下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親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  
太史公歎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聖人作而万物覩下注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万物有長養生之情亦相感應也  
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故見述作之意合万物  
有睹也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已當此有作史記使万物見睹也太史公序傳云先  
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之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昭明世正易詩  
述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瀆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記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莫如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  
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象象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亦長於治人身亦  
禮以節人樂以和書以道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返於正莫近於  
春秋按述作而万物睹見

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  
輕夷齊由光等也

貪是徇正義曰  
財迅反未也璣云已  
身從物故曰徇

同類相求正義曰天  
欲雨而柱礎潤謂同  
德者相應

伯夷之名益彰下正  
義曰夷齊並有賢行  
得夫子稱揚而名益  
彰若万物魚有生長  
養性得太史作述  
而世益益睹見也

士之清操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先為此言張本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後知松栢之後彫先為此言張本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彰而名不稱焉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眾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持也音從言衆庶

同類相求正義曰  
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

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羊吉凶倚

悲痛也  
應曰徇言  
也  
曰趨也捨  
康也言隱  
處士時有  
附驥尾而  
名曉達若  
湮滅不稱  
者亦不可  
悲痛也

尚卷一人之立名者下  
正義曰砥音旨砥行  
備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貴大士何得封侯爵  
賞而名留後代也

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指千進務光等又伯夷升何

伯夷列傳第一

管仲晏嬰本傳

鮑叔遂進管仲下正  
義曰齊世家云鮑叔  
曰君將治齊則高  
後與叔牙足矣且  
欲霸王非管夷吾  
不可夷之居國之重  
不可失也桓公從之  
韋昭云鮑叔有大  
夫姓也後鮑叔牙  
子叔牙也

管仲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潁陽少時  
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潁水出潁陽少時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羊糾敗，力怨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能，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鳴鳴○索隱曰世本云在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

常老作管  
下同  
正義曰  
管夷吾  
姓也後  
管仲子  
也  
管仲  
相齊以  
九  
曰老曰  
三孤曰  
疾台德  
曰病七  
八曰  
是惠也  
賈下在  
南陽二

管仲既任政相百下  
國治云有桓公使鮑  
不若妻在古寬和  
惠民不若治國家  
不失其柄不若也  
忠惠可結於百姓  
不若也制禮義可  
法於四方不若也  
抱鼓立於軍門使  
百姓皆加勇猛不  
若也  
正義曰言為政令卑  
下鮮少而百姓易行  
行也論路用反  
負權衡下正義曰輕重  
謂恥辱也權衡謂得  
失也有恥辱其責重  
重一有得失其戒  
慎

悼子其夷其夷產子武武產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  
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稱管子者其書有言今  
舉其者庶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日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也管子曰輕重謂錢  
權衡桓公實怒少姬歸而未絕祭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  
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曹刺管仲因而  
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  
國與之是知此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二歸反地齊人不以為後管  
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延壽三子  
晏平仲嬰者來之夷維人也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索  
東河

正義曰齊國  
東海濱  
謂外祖父  
母一母二  
姊妹三妻  
從母子四  
女子五王  
所云之母兄  
弟妻子也  
於柯之會  
正義曰全齊  
州東河  
老子任取  
奪今詐取

師說貞以方此管仲之子孫也故別系也集注故以貞之說乃引左傳云  
管氏一世禮宜哉然則貞及貞傅士共方管仲之子孫也今按貞之說非也黃石云三畧記曰管賢  
去其子孫必有封邑也昔鮑叔薦管仲而子孫世祿於齊也今如此文去鮑叔之子孫也又於史記文  
次而從云鮑叔之子孫也此上下又言鮑叔之支也若如貞之說去於文次方失所也貞之大夫元之於  
此也  
世家曰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於中葵唯習水滯云云懼止不止出船怒歸蔡姬不絕蔡  
亦怒嫁其女桓公青而忠與師往伐  
管仲因而信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  
曹沫正義曰沫莫葛反曹將也

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半山之阿說先云有桓公使管仲治  
國管仲曰賤不能臨賈桓公以方上卿而國不治曰何如管仲曰貪不能使富桓公賜以布帛稅  
國不治曰何如管仲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方仲又有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  
不得此三權去亦不能使其君伯  
晏平仲嬰者來之夷維人也正義曰晏氏有記云有城三百里有夷女即晏平仲之邑漢方夷女縣屬  
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唯邑村集案家治孔子曰君室不量於其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  
故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元道無道衡命蓋是平仲之行也王肅曰謂不量度其命  
也衡橫也謂不量其命而後居也師說有道即順命元道即衡命

越在父賢在縲世中下正義曰力追反世里索也世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晋至中牟  
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餓凍方人臣僕晏  
子解左駟贖之載子僕歸按此文少異

越石父請范晏子於下正義曰懼非傳反注曰王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萬水南桓公  
冢西北括地志云有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荷子  
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一人名曰清節里按恐自王覽語  
乃管仲冢

即危行 正義曰行  
孟反謂君不知已  
脩業行畏責及也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以節儉力行重  
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錦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  
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衛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世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駟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  
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  
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曰然申  
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復申方吾在縲世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世之中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  
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家在臨淄城  
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其後  
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正義曰謂已  
謙讓非云  
功能  
御余王義  
曰御祥也謂  
國无道則  
制秤量之  
可行即行

列女傳晏子  
長不滿六尺

正義曰七略云管子  
十八篇在法家

乃稱霸哉下正義曰

言管仲世所謂賢臣  
孔子所以少之者蓋以  
為周道衰桓公曾主  
管仲何不勸勉輔而  
至於帝主乃自稱霸  
夫我亦孔子少之云  
蓋為前疑夫少小  
管仲一方此力  
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及之難托厚股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一名形勢○索隱曰此言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及晏子春

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

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少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

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

殺莊公晏嬰入執鞭而哭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

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仲企平仲

此賢哉良史可以示入臣之炯戒也○禮記禮記曰晏平仲其先人將肩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稟且不掩肩轉禍為

福危言獲全孔賴左任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第六十二

注下七傳集二十五年曰管仲稱疾不視政又云病也

注可弄正義

師說孔子以管仲方小者管仲之時周道已衰桓公不賢也若管仲秉此時而令勉強桓公者即可成王

業也依周道之已衰而成萬事之主者方歲之一時也而管仲不勉桓公而成王業而且至被霸道而止

也史記正義且如此也而引以為言管仲須使桓公輔漢獨周室之已衰也而即但為已利自稱霸哉

周室雖衰已是王也而云不至王者方今周道已衰無異於此桓公不勉周室又成王業也若如史記

之意孔子以為管仲宜使桓公棄周室之位而自為天子也而管仲不令桓公為天子也在諸侯

之列奪天子之位者大亂之源也孔子豈以不為莫敢之人為小哉故即自成義耳

進思及忠退思補過○孝經云進思及忠退思補過○時順其美匡救其惡○述議云進其謀慮則思

及忠誠退自備有則思補君惡君有善及則行其美君有惡及則匡其

邪僻救止其惡

正義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正義曰言管仲相有順百姓美匡救國家

匡救國家匡救國家匡救國家

匡救國家匡救國家匡救國家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本無老子二字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支跡今可付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 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 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  
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子同為傳其韓  
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 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

升為列傳首 虞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

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尊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

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今依正義本

本在韓非傳首 正義曰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

老子者 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  
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双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

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上  
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五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  
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而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  
相云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學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子乃孳生万物  
善化消物無遺也孳疾利子思二切產也與攷同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

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  
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  
大史云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中有九井  
尚存在今亳州夏源縣也厲音賴晋大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  
子所生地也

**姓李云曰聃**

正義曰聃耳漫无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  
耳漫无輪不世号曰聃也  
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特行兒也言君子得道生則駕車而事  
不蓬時則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儲蒿田草蔓生  
沙幕中風吹則根斷隨風特移也儲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蓬累而行**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索隱曰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  
有咸說今則不可依循但令老子尹喜莊周

**史記六十三**

蓬累師說云負與列大  
同俱訓二字不同蓬以  
為蓬累去是二物一名  
蓬之稱也漏弱而蓋船  
之物也倭信謂之言若不  
曹明君則以豈自被蓬  
蓋船而去耳今按三家  
意右曹以君則仕不曹  
則去且意不異也但訓  
蓬累義右曹耳今為  
有義通三也若漏也  
去滯志正義云安能  
容色与淫故志也  
也蓋益於夫子須法除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  
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  
駕車服冕不曹時則自蓋相携隨而去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賈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  
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  
之人然積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去子之驕氣與多  
買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欲能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是也孔子

正義曰藏  
在浪反







其言洋洋自適以適已  
正義曰洋洋音翔已音

然善屬之辭正義曰屬  
音燭離辭猶力折其  
辭句金欲為孤豚

也豚小猪臨字時頓  
為孤小豚不可得也

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  
云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

累莊子持竿不願曰  
吾青楚有神魚死

二千山之矣中詩苑  
唐堂上此魚寧元

為雷骨而寧寧生  
曳尾泥中半大走曰寧

吾行曳尾於塗中矣  
此傳不同同貴

音此言謂誰許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蔡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鬼反累音墨劉氏畏音鳥罪反累路罪反象云今東萊也九音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洋洋自適以適已洋音汗羊

不見郊野之犧牛矣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父太廟當是之時

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子吸去

無汚我音鳥故反我盪游戲汚清之中自快鳥讀讀汚之小渠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故鄭之賤臣學術以

干韓昭侯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復韓者矣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民間所有上下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

為列傳首加申韓為此卷

此下如前

此下如前

畏本作猥  
鳥罪反

索路罪反  
虛本作虛

正義曰劉  
正妙反猶

攻擊也  
著莊周

正義曰  
當周顯王

三十年

子云

大端本於黃老。師說則本元大字也。昔老之於不尚繁華。信簡元方。而然則則之意。黃老之於與韓非。其意也。然其本旨不異也。依則之意。宜讀歸本於黃老。原以為則之意。未得本旨也。今按韓子。是有解老喻老之為也。由之視之。韓非之存。大旨與黃老同。以方與黃老之計。少異。其非也。原本有大字也。亦以大端為大抵也。依原宜讀其大抵。本於黃老也。則原所是之也。若異也。有大字者。依原讀元大字者。依則讀不方又通也。

華荀卿下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兄。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以武之實。則龍名譽。人。村正義曰。凡治國之道。宜復元矣。何則。用者。好名者。人急難。

孤憤。村正義曰。臣主暗昧。賢良好孤。直不得意。故云孤憤。

五蠹。韓子云。商云。作苦。竊惡。濫。害。五。民。云。五。一。說林。謂取衆妙。士諫。爭。其。多。若。林。

云。說林。說難。謂說難。當人主之心。似云說難。已上五者。皆韓子之名也。內外儲。佳。同。

有不書者。

韓子卷之二十三。說難。韓子卷之二十三。說難。韓子卷之二十三。說難。



相  
正義曰凡說諫道難  
加作說難書甚具  
詞理微妙意旨極  
高大史云所以  
書錄一卷之中  
律微異有

明台意難也  
正義曰能介的台  
意以說亦未  
為難也尚非甚  
難  
孟及又非台敢有  
橫失詞理能說  
已之情難是難  
尚非極難也

餘萬言也。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  
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  
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  
胡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  
上下一篇說難者說前大行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林  
難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索隱曰說音悅難音如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  
詞甚高故持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與省小不同劉伯莊亦  
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  
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  
作橫失能說情此難無橫無失陳凡說之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  
難發策能尺說情此難無橫無失陳凡說之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  
可以吾說當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陳末射尊重之意  
貴賤關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索隱曰  
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也。索隱曰  
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  
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  
見下節也既不為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  
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想厚利而說臣乃  
東名高之則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

非識情理  
正義曰凡說  
台辨下  
不當全主  
心恐非  
非故言非  
吾知有必  
非說乃為

台說節之注下正義曰詐三說並未方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詐人意可以台說  
當一節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見下節之師良氏曰身瀆曰示也言人君欲為高名也而我說之以厚利則徒見示我下節而被  
謂卑節而即被棄也人即被棄也。昔氏說曰見瀆依字言被視也我下節而即  
弃去也宜見下節也。今安管氏說見良氏說非也。以女劉音格陳及此本音也。右列  
意此字方有陳及女宜列方示也。知此見女欲定義也。非列示已矣。依管氏說可瀆見下節  
也。良氏說違別意。今又不從矣。私案此又又可瀆見下節也。右此音及義共以  
通也

顯方名高之師管氏曰此又云顯方高名也。貞曰顯者陽也。謂其君齊身方厚利而詳作欲  
為名高之節也。今如貞意者訓顯為陽訓陽為詐詐也。即以顯陽二字共為詐偽  
之義也。然則上文顯為及此顯弃共訓為詐也。宜說為詐而弃其自身也。案此非也。顯說  
依字以何知者下文云彼顯有所去也乃以為功也。則云顯然立事自以為功也。良氏又為  
顯然之義也。但貞之訓顯為陽者欲明訓顯為外之意也。然則上下兩顯字皆為顯  
也。管氏說雅人自貞之意今又宜存。私案管氏非無所據何者自己訓顯為陽也。訓陽詐之義更無所疑  
陽收其身之師管氏曰訓陽為詐也。言說名高則詐偽而收用其自身而其實  
疏之也。今案此說非也。陽猶外顯矣。言人君內意實為厚利而顯假偽而名高

者也說之以名高則外收用其身也雖然所說一非意內一所欲矣故齊身之良氏人訓陽為顯外一義也昔管氏一說今不用

說之以名高之正義曰前人好學利攻伐疆國乃陳三白五帝高遠事情安不收月矣若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者公欲強國不收其說也

說之以厚利之前人好五帝三皇名高之道乃陳厚利說之見即卑賤必見棄遠矣

史者人之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言也危正義曰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又危亡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身又危亡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故曰身之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彼顯有所出言又迺自以有方也危注下正義曰人主之所出言乃以有所營方說者預知其計而說

張云非也

正名曰亦

必欲厚利

詐慕名高

則陽收其

說矣疎遠

也

若此者身危也

正義曰南音云月列

伯莊云論列疑其按

詐愛已權

久本作文

則以有借資

正義說人主愛行

人主以有借已資

籍也

謂情而不

情音乃亂反說在

言順人主之意或

怯懦而不盡之情

也

先失也注下

甲同失後文飾甲

元失

辭

悟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知而亟之

則多而父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可不知也

其說之主也

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

同言譽與人與同行者

無失也

則人主與同失者而

且退止符君之悅而

幾諫之不拂悟於君

也

悟言無所擊挑

詞

本欲歸於安人與此

外

主疲僕

廣

省

以有音已

正義曰論說

人主所憎惡

人主則以有

言諷已

也

正義曰此

則涉人華

博文廣言

句也言序

多詞理時

乃承之人

主疲僕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知而亟之

則多而父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可不知也

其說之主也

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

同言譽與人與同行者

無失也

則人主與同失者而

且退止符君之悅而

幾諫之不拂悟於君

也

悟言無所擊挑

詞

本欲歸於安人與此

外

主疲僕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知而亟之

則多而父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可不知也

其說之主也

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

同言譽與人與同行者

無失也

則人主與同失者而

且退止符君之悅而

幾諫之不拂悟於君

也

悟言無所擊挑

詞

本欲歸於安人與此

外

主疲僕

廣

省

以有音已

正義曰論說

人主所憎惡

人主則以有

言諷已

也

正義曰此

則涉人華

博文廣言

句也言序

多詞理時

乃承之人

主疲僕

虞夏廣肆

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汎濫之

師說列作久也負作又言人君之意自以方文飾虛辭元夏古也今案諸本

或作久

或作久或作文也若依本讀其注作久

彼自知

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元以失誤窮極乃方記上也

自勇其斷

正義曰斷音端亂及列伯莊云貴人斷甲方是說去以已破之

之押非同

怒以下敵上也

自多其力

元以直難

概

注下正義概古代

注下

正義曰斷音端亂及列伯莊云貴人斷甲方是說去以已破之

注下

正義曰斷音端亂及列伯莊云貴人斷甲方是說去以已破之

注下

正義曰斷音端亂及列伯莊云貴人斷甲方是說去以已破之



村

務在知節所說師說則以為凡遊說之務者在知文飾人君之所敬愛之人滅消所  
醜之人也依則之意知字次滅字而可議也何者已云不知其敬而格特自也宜議在知節  
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也依則之意以為談說之務在知文飾人君之所敬愛之人  
而滅消其所醜惡之人也依則之意知節二字宜連議也宜議在知節所說之所  
敬而滅其所醜也今為文通也但管氏為無文通者矣遠也私案今本或務字  
作難或作法也則一本作務人今以務為正本也自余皆異本耳

村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去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飾其無傷師集註本如此也良氏曰言哀甲乙命即其無傷毀也依則之意  
其義如此宜讀飾而其無傷也但下文云明飾其無傷也此文宜讀飾其文飾  
其無傷也此文宜讀飾其無傷也上下文不相對也管氏說上下文其義我不異也  
宜相對而讀也飾其無傷者又飾其於事無所傷毀也宜讀飾其無傷也上下相對  
義理得通也江氏又依管氏也今向其無傷者依管氏讀也又本或作無傷  
飾其人或作飾之無傷此等本義亦不異皆為異本也良氏說宜存之

村

正義曰此節諸段咸是談說之難不可不知在飾所說之敬而滅其所醜所說之主  
也言在談說之難或須知人主之所敬而文飾之聞醜惡之事而滅絕之然後  
乃當人主之心

飾之無傷  
概方



久元 加親 走龍方也 正義 曰龍出類也故言 子方也 義曰說者能不犯 人主逆鱗則度矣矣

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其正其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強得非  
於君君曰是宜矯駕吾車又常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  
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  
生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  
徑天人有嬰之則必殺之入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入主之  
逆鱗則幾矣察隱曰幾庶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  
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  
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  
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主不用之留而歸之此  
自遺患也不加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為遺  
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以赦之非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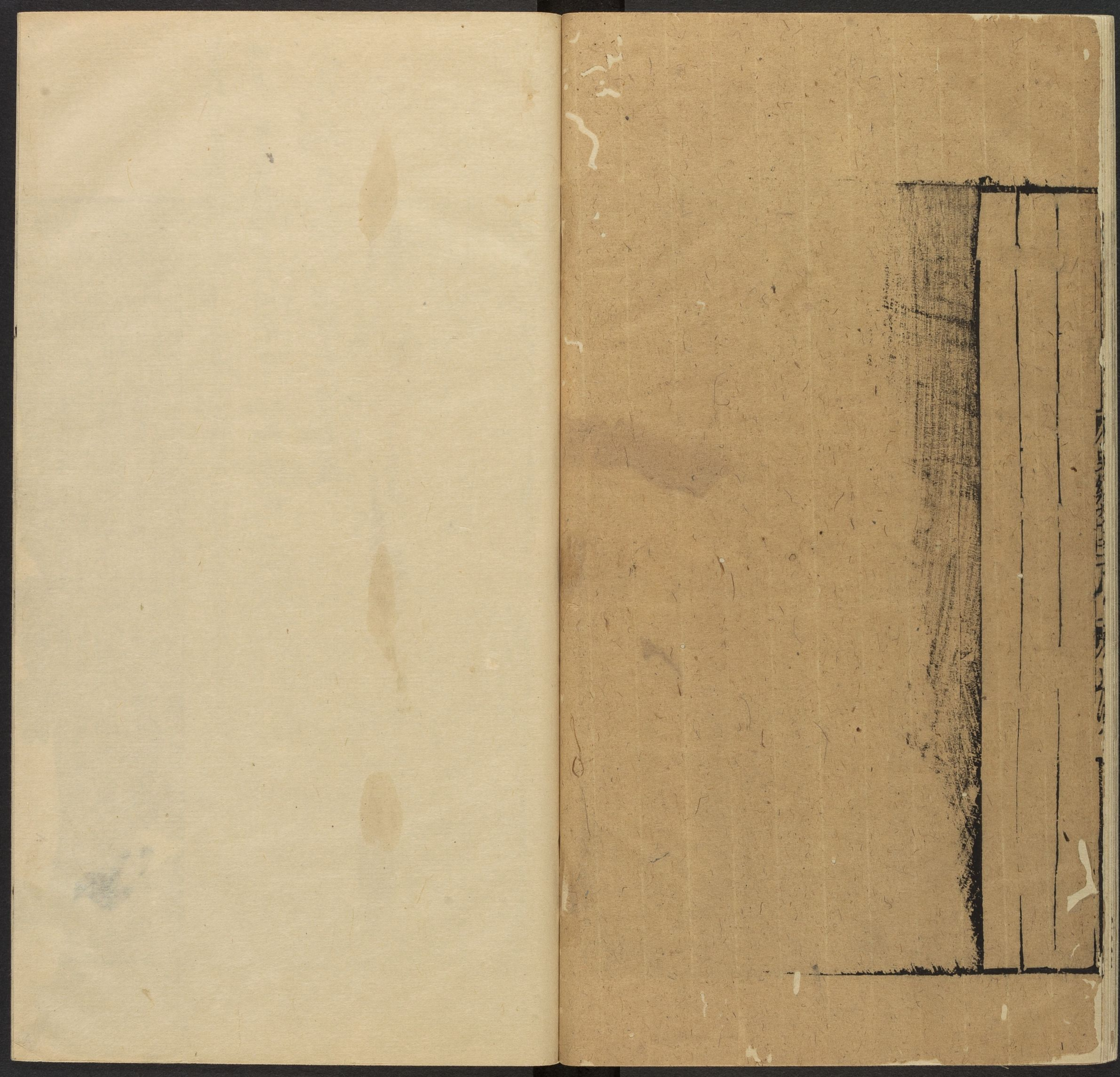
常作肯 故三上 狎而騎也

德

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  
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遂臣與同社稷  
間之計非所以屬群臣也王召賈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  
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說耳厘無列作元應師沈李或國建李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屬施之於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少恩  
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伯陽老子指孔子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亦窺內垂莊蒙荆  
相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指李斯姚賈也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苗裔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直音子徐反曰穰直為司馬官主兵

河上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比界

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將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直田氏之族為齊景公

時晉伐河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河甄皆齊邑晉太東也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

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軍即臣反家以將

帥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

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

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日中謂明穰苴先馳至立表下

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賈系驕貴以守已之

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

小表決漏○索隱曰小音赴外者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勒

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也

正其身正義援作  
你抱音乎謂鼓挺  
暴暴蒲木反

左射師說為駟與射  
日之左射者是車之左  
方箱外之立木之言  
其僕車之左射及左  
駟也左射二字連  
音讀矣馬負之  
駟字依字之言斬其  
使者之僕車之左  
者及駟馬之左駟  
駟也宜駟馬二字  
亦是連音讀也今  
差文第也

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

倭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首曰將受命之日則  
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今敵國深侵邦內音表抱音旁  
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在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  
懼使又馳報○索隱曰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  
軍之士皆振慄父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首曰將  
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  
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首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  
車之左駟馬之左駟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  
也遺使若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皆疾醫藥身自拊循  
之悉取將軍之資糧車牛卒身與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  
三日而後戰兵病者皆求行坐奮出為之設戰晉師聞之為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

殺或作斬  
射或駟  
最比正義  
比作早必  
耳反  
介待行  
本作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十三篇下

正義曰七篇云孫子

兵法三卷

齊人出下  
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  
有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  
將作兵法十三篇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二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陽徒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  
 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  
 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  
 已明而不如法者使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見軍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  
 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  
 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行令

師說先師傳早下令於下  
教也言吳王使之下令  
於孫子曰云也宜讀下  
令也今案此說非之何者

趣

心



列代以音行雅及然則列  
氏之意以為下音如字知  
是師說非也案上管仲  
傳曰下令如流川之原也  
列代音行亞及是自然  
下教下教令之謂也故  
音為去声以吳王在臺上  
而見且斬愛姬則大駭  
而使使者下自臺上而  
教令之宜讀下而後令  
也先師之說甚非也今  
亦不從也 而後

弟  
六

册

於是孫子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  
雖起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圍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  
破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吳越絕書後百餘年  
子孫所著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  
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常與龐  
涓俱學兵法龐涓曰臏涓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  
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急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車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  
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復射也索隱曰第且也臣能令君勝田  
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音質對也  
云質音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  
金

逐射劉音

逐射師說射者於量也言預量度已了利否慮之意也正如是矣非謂弓射之射也私案上云重射  
劉音合亦及上下之文具義不同而音不同者是奉齊俗之所常也自是大例之於也非謂當取昂  
重射也故音合亦及上下之文具義不同而音不同者是奉齊俗之所常也自是大例之於也非謂當取昂  
音不同也列一例然也

武  
孫武既死  
正義曰七  
孫云越絕  
十六卷或  
云伍子胥  
撰  
人使下  
田  
逐射以公  
正義曰射  
音在隨逐  
而射賭千  
金



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趙將龐  
 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  
 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  
 而趣利者蹶上將魏音巨胡反蹶猶挫也○索隱曰五十里而趣利  
 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魏音巨胡反萬○索隱曰又明日為三  
 萬竄龐涓行二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二日士卒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當  
 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今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  
 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  
 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

遂 日暮一作 亡作卒 蹶

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  
 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  
 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  
 吳起殺其諛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  
 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  
 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  
 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  
 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  
 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  
 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  
 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宜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  
 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  
 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  
 貪亦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  
 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

一本文侯

其

藏用曰孟軻竹筵心章  
 孟芝金盈孟軻者是心

其子作此子  
死也亦所死也

隱曰吮音戈軟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  
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  
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  
子武侯武侯淳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  
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黃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  
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曰索隱曰  
春秋作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  
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

舟中敵國

尚魏公主尚娶乙主  
謂尚言帝王之女  
言而尚不敢言娶  
漢王吉侍娶天子女  
曰尚乙主娶諸侯女  
曰承翁主尚承尊卑  
下名一曰配也

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取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二者皆出吾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  
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  
索隱曰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  
何其僕曰吳起為又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  
起賢人也而疾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  
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  
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  
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  
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  
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  
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

敵  
接  
已年侍婦人  
拜塚掃

從橫者下有不敢開口

師說管子只以篇字絕句也言世倍之所稱師孫子則皆道孫子十三篇矣起兵法也則世倍有之也亦不為今案此說非也言倍之所稱師孫子者皆道孫子十三篇及起兵法也但此三家今即不長也

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索隱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藏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消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二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脚籌策龐涓消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

世多有之亦不為目良氏又以此說其非

用法按急而鞠礪律刻

太子立誅射起者

史記第六十五

黃氏日抄曰穰直斬莊賈孫子斬二姬蓋号令嚴肅虽意卑賤者可將虽意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識孫臏策龐涓消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以形勢不如德然行於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勿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其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

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有顯故其後世有為於楚楚平

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索隱曰左無

忌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索隱曰左無

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

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日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謗

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索隱曰左

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

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

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

一本有掌

平地下有  
好字

詳

恨一猶違也  
師說劉恨從違也  
父臣我而欲生我  
往者則違父之所  
也是遺意而說非  
以恨字訓方違也  
方慈恨義也

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姓名也行未至奮  
揚使又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  
平王曰伍奢有一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五奢  
曰尚為入仁呼必來真為父剛矣忍詢音火諾反索隱曰鄭能  
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入召二子曰來吾  
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  
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  
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今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  
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  
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真可去矣汝能報殺  
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報矢響  
使者索隱曰劉氏音音響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  
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矣伍尚至楚

伍奢死于楚

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冬十月華亥向寧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人

太子建死於鄭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信太  
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  
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從者知  
其謀乃告於鄭之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有子名  
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西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走吳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  
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此  
胥者賜粟五万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變伍胥未  
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胥

此劍  
伍胥解劍

儼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漂音粟水名也

至於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  
以未見吳王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  
梁氏偃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率兵相  
伐吳使乙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  
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嬴姓楚縣也鍾離  
亦國也楚奪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  
之於淮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  
南楚地

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  
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

索隱曰左傳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

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妻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  
軫竟立為後是為楚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  
兵襲楚殺兵池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  
光乃令專諸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蓋廬  
既立得志乃召伍員為行人而與謀國克楚誅其大臣  
卻宛伯州犂州犂曰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  
云殺卻宛之京姓伯氏子曰嚭吳吳亦以嚭為大夫  
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嚭奔吳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  
庸及後聞廬殺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封之於  
蓋餘

左傳蓋作掩字

嚭音鄙及



舒園廬立三年乃兵師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

村云子光自号吳王園廬云云 二公子者公子燭庸及孟餘

左傳杜預云二子皆王僚母弟也

左傳杜預云昭七年曰光仍足疾入于堀室專攻諸實劍於魚

中以進抽劍刺王云

在前

吳之逼邑甲梁之楚世家曰初吳之邑邑甲梁与楚邑邑鍾離

小童爭梁兩家交怒相攻滅甲梁人甲梁大夫怒殺邑兵攻鍾

離楚王青一怒殺國兵滅甲梁吳王青一大怒亦殺兵使

乙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云

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

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皐陶之後所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

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不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

也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予言郢未可

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

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

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

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

遂至郢音郢都○索隱曰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國名○索隱曰楚音鄭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亡園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王王子其臣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小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決云人取勝天謂逆節不  
願逆理也天定不可  
人逆節不可久行當自  
破敗也 倒行逆施

慎縣也注下正義曰案今  
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  
里

吳王闔廬死  
吳王夫差立  
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  
越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入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  
倒音丁老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  
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  
行逆理施事何於是申包胥定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  
得責善順理乎於是申包胥定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  
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  
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父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  
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  
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與  
吳身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為堂谿氏楚復與吳  
國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

掘平王  
在  
正義曰包  
胥言秦  
人必去至  
一時以秦  
勝天乃天  
降其凶亦  
破於楚暴  
人

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  
又音麥索隱曰索隱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索隱曰今關當是  
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  
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軍卻闔廬病創楚良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  
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討戰  
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秋又音如字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  
有文種棟則種姓太宰嚭以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  
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  
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  
而王不滅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太敗齊師於艾

正義曰姑蘇  
當作攜車  
乃又誤也  
夫付云戰攜  
手臨城指  
取其一履  
還字於  
解在吳古  
家

艾凌正義曰括地志云  
山在兖州博城縣南百  
六十里本音博邑  
遂威雜魯歸正義  
曰雜君居哀州雜  
魯曲阜縣  
尚書注曰言不吉人當  
割地滅之元道長其  
類元使易種於此新  
邑也

陵遂威魯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  
越王勾踐用子真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大宰嚭  
大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  
嚭之計在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  
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  
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  
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  
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  
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大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譖曰子胥為  
入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  
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音索隱曰將沮毀用事徒幸吳  
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  
不音凡因音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又微伺

十一

剝殄滅之  
蓋作右  
復恨也

**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蘄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  
子胥杯勸酒尺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舍誓大守糜豹移廟吳郭  
東門內道南今其廟見在

**因命曰胥山**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色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墓子胥二王廟按其  
廟不干子胥墓大史誤矣張注又非

一本作着

懸吳東門上下

曰東門

音普姑及鮑音覆

浮及越軍開示浦子

青濤溫羅城開此

門有鮑鮑隨濤入

以名門頗野王云鮑

魚一名江豚故風則

涌也吳子胥死

浮江中注下正義曰

按年表云吳王夫差

十一年也

素臯正義曰素臯

故縣在序州東縣西

北九十里

黃池正義曰在汴州

封立縣南七里

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

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

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鏹音錄曰

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誣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

今若父霸自若果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我不得

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子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諛音言以

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

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鴟音助日取馬革為浮

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

山在大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

正義曰素臯故縣在序州東縣西北九十里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立縣南七里

君會之素臯索隱曰音拓臯在項云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

黃池以今周室越王勾踐殺吳太子索隱曰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

越國吳

葉公諫曰正義曰葉式

涉反杜預云子高沈

諸梁 夫侍曰沈諸

梁即葉公子高

居楚一鳩邑郭 注下

正義曰郭音偃括地

志云故園城在豫州

園城縣南五里與

信白亭相近

左傳曰子西曰勝如

余翼而長 杜預

曰以鳥為喻

杜預曰昭夫人王母越

女也

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奪

而溢

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

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巴比周也伍子胥初

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

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

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鄢陵是號為白公信縣有白亭白

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然鄭之殺其父乃陰養

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

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何以為勝

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

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其殺朝索隱曰左石乞

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石乞從者屈固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出家劫上王從者索隱曰蓋此

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明屈公陽虎宮有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則公陽是楚之大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

夫王之從者也

女是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

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由公尸處不言將享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

而享固其職也終不肯享其乃處遂享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其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

乎向令伍子胥從者俱死何異螻蟻葉小義雪天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亦子胥寤於江上索隱曰音求殞反道乞食志當須臾而郢都

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

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指本事語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戾負獨忍

詭志復冤毒勳吳起師伐楚遂北鞭尸雪恥按眼弃德

史記列傳第六

吳

正義曰紀吳

子勝寤

正義曰括地

志在豫州

會

有白公故城

又許州棣澤

縣北四十五

里北又有白

亭也

白公死

也

